

■散文

一场预谋的幸福

■乔静

朋友被男友甩了，扑到我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：我这样苦心经营，要分手也是我先说，他凭什么？还有那个狐狸精，没事就喜欢勾引人家男朋友，一双狗男女！

我默然，拿出纸巾轻擦她脸上的泪水。她哭得更凶了：我都预谋好了以后的生活，我以为幸福就在我能目测到的范围内，我……

我打断她：幸福是能够预谋的吗？

她抬起头，一脸愕然。

是啊，没有人比你更爱他。为了他，你把两张时间表改成一张，只要他需要，你一定第一时间赶到。逛街，再说吧；陪朋友，改天吧。这些都已不重要了，比起你苦心经营的这份美好感情，它们永远不是 No.1。你把自己的世界抛下，只想去布置装扮他的世界，然后坐在角落里，一边欣赏一边想像着未来某时某刻某秒属于你和他的幸福，自我陶醉。

你甜蜜地辛苦着，但是，你难道不觉得，在你们的感情世界里，你不是女主角，而更像导演吗？

爱情不是工作，可以一步步做；爱情不是数学题，可以一步步算；爱情更不是年终总结，让人一目了然。爱情是一种感觉，而感觉是最捉摸不透的东西，它阴晴难测，飘忽不定，或许前一秒你幸福甜蜜，下一秒就躲在某个角落黯然神伤，正因为它难以把握，所以谈不上做计划了。

你为了爱他，放弃了自己，忘记了“爱你，更爱自己”，你一心想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，却不曾留意身边在你无休止的预谋下这个人是否愿意继续握手下去……

他爱你，就是爱最初认识的你，自由奔放，个性十足的你。而现在呢，你把他的世界当成你的世界，并且转变了角色，成为主人，淡漠了当初“你为我提沉甸甸的水果袋，我为你理额前被风吹乱的发丝”的感觉，那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关系上的愉悦，而这种关系已经被你打破了——因为你的预谋，因为你的计划。

太多的预谋，过度的爱，让他虽情深心不知所至，自己的私人领域被过多侵占，而这个人又是他一直以来深爱的人，他无所适从，感到沉重，甚至窒息，最终选择转身，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。他原本并不想走，是你张开双手把他推了出去，迫使他迈出走向另一个人的地步。

现在，你输掉了这场预谋的幸福，只能用心碎来换取。

你是个精明的女子，但却在无形中牺牲了眼前的一切，去预谋一场“镜中花，水中月”的幸福，这次，你很傻，真的。

不是你不够好，正如我们无法左右天气，无法左右环境那样，幸福实在是无法预谋的。一场用预谋得来的幸福，注定要失去。

■散文

农家婚宴

■肖海清

好久没有吃过家乡的农家婚宴了。今年元旦我的外甥要回乡下老家结婚，我这当舅舅的理所当然要赶回去吃喜酒。

从县城到老家不到 20 公里，回去喝喜酒我是不会忘记带上相机的，一来可以给乡亲们拍些照片，二来也能拍拍外甥结婚时的喜庆场面，这也是拍摄农村风俗民情的好机会。上午 10 点多，外甥的婚礼仪式就结束了，我便把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为婚事张罗忙碌着的厨房。说是厨房，其实就是用几块篷布在院子里围起来的一个场地。请来的厨师据说是外甥家的亲戚，是亲三分向，做菜也不例外，能省的厨师就给主家省了，客待完，菜用光，主家既不丢面子，又不浪费钱财。小时候在老家就听说过，做菜的大厨可是得罪不起，主家要是有点怠慢了，瞧吧，原本准备好能待 20 桌的菜，说不定上到 15 桌就没菜

了。有客没菜，急得主家像晕头鸡一样团团转，临时用菜上哪买去？又不像现在农村也有超市，要啥有啥，随买随用。其实，这是厨师故意给主家丢人的，厨房里的菜谁也没偷没拿，只不过应装八两的盘儿装一斤，都给主家浪费进去了。

最近 20 多年来，随着农民生活不断提高，我们老家结婚待客宴席上的凉菜同方圆几十公里以外农村有所不同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回老家喝过一次喜酒，光押桌的牛肉凉盘就有八个，这可能是我们老家的独创，在外地绝对是见不到的。盘子里牛肉是没放作料的，油盐酱醋一系列作料单独放在一个盘里，随吃随用，味道非常鲜。这八盘子牛肉，估摸着不少于五斤，要是在城里，光牛肉就够吃的了，可在农村是不行的，不管吃了吃不了，还得按老规矩走。上了凉菜上热菜，四荤四素、四甜四咸，最后还有笼菜

和甜汤咸汤，单等那点红点的馒头一吃，鸡蛋汤（也叫滚蛋汤）一喝，客人们酒足饭饱，才算散席！

这两年，各种肉食价格普遍上涨，牛肉涨得更快，元旦前一斤都快三十元了。外甥结婚还用这么多牛肉待客吗？我到厨房里一探虚实。大师傅告诉我：“八个牛肉盘，一个也不少，昨天下午都切好了，一会儿客齐了就装盘。”原来，农村办婚宴，头一天做菜的厨师就要把煤火炉子垒好，鱼啊肉啊之类的，该过油的过油，该切好到的切好，待客当天，凉菜装装盘，热菜烩烩锅，就万事大吉了。

上午十一点半，酒席开桌了。男女老少、亲朋好友、邻里乡亲，总之，只要是上了礼的，统统入席。元旦是法定假日，又赶上双休日，孩子们都放假了，也跟着大人来凑热闹，本来八个人一桌的酒席，光小孩子就占了一半，谁也



远方的路

郝明 摄

■散文

纸灯笼

■李洁

又快到元宵节了，大街上、商店里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灯笼，电动的、夜光的，应有尽有。而我内心却深切怀念小时候的纸灯笼。

小时候，姨妈很疼我，每到寒假、暑假时总会接我到她家住一段时间。而在迎来新年之后，我就开始等着过元宵节了，因为到了这一天，就能见到表哥给我糊的纸灯笼了。

表哥的手很巧，把高粱秆劈开，左一拧，右一缠，一个有模有样的灯笼就扎好了；然后用白纸上画好看的图案，糊到扎好的灯笼上，两边各穿一根线，随便找根棍子系到上面，灯笼就做好了。元宵节这天，把家里的蜡烛找来点着，先在底座滴几滴烛泪，趁热将蜡烛焊到上面，然后我就挑着灯笼兴高采烈地找小朋友炫耀去了。走在路上，往往会看到很多闪闪点点的烛光

映照乡间的小路，像极了忽闪忽闪的萤火虫儿。那时的小孩儿大都会聚一堆比赛灯笼，女孩儿的灯笼秀气点，一般是纸糊的，上面有的画上画，有的剪下香烟盒上的仙女图像粘上。也有的男孩子找个大萝卜挖个洞，在里面塞上棉花，灌点棉油，找段绳子当灯芯，点着了火挑着也是灯笼。有时玩在兴头，会有调皮的大孩子对我说：快看，灯笼底下有糖稀，我就挑高灯笼弯腰往下看，灯笼一歪蜡烛就倒了，很快就把纸灯笼烧成了灰。这时我就该哭着追着让人家赔灯笼了，一直到那人答应再给做一个才会善罢甘休。

那时的农村，一到晚上，到处黑漆漆的，用电的不多，顶多在做饭的时候亮一下灯，还一点都不亮堂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端着碗到

外面聚到一堆儿吃。到了晚上，谁也看不见谁，只听见大家边说边笑夹杂着呼噜噜吃饭的声音。有一回我提着灯笼在外面和小朋友玩游戏，不知被谁的脚绊倒了，嘴巴一下磕在一块凸出的台阶上，灯笼从手里摔落了，我急着爬起来拣灯笼吹蜡烛，也没觉得怎么疼，一摸嘴却少了颗牙，这才使劲大哭起来。幸亏那时小还没换牙，要不，就没有现在整齐的门牙了。

今年过年，我去表哥家里，客厅里一下装了四个日光灯，按下开关，屋里亮堂堂的，就连门口也装着路灯，小孩子在晚上玩也不用担心天黑摔倒了。表哥的女儿五岁了，我给她买了带电子芯片的灯笼，看着她挑着灯笼满院子跑，我感叹，她现在是否有我当年挑着纸灯笼的心情呢！

离别

■张永海

没有一纸别书写尽万言叮嘱
只有目光最后深深地一瞥
伴随脚步的
是这十月的雪花
飘飘洒洒
突然落下

语言的表达
是那么苍白
我只愿在彼此望不到的角落里
让心痛突然爆发
轻轻地挥挥手
多了一份深深的牵挂
轻轻地挥挥手
从此两个天涯

风筝

■李芳君

曾记得
幼时的我们——
我和你
曾放飞过
一只没有形状的风筝
停留在空荡的天空里
随风儿的手
左右摇摆
踏着白云的门楣

你说
爷爷一定会飞回来
就为了
他手中牵着回家的路
你说
爷爷一定会飞回来
就为了
他手中牵着
那条长长的线

后来
风筝飞向了蓝天
一去就是很多年
只剩下那条老去的线
永久
停留在人间